

初春的日子

蔡天心著



新文藝出版社



新文藝出版社

• 1956 •

內 容 提 要

這個集子包括《初春的日子》、《葦青河上》、《感動》、《老楊頭》、《啓發》五個短篇，都是描寫農村生活的。其中《初春的日子》、《老楊頭》、《感動》三篇寫個別保守的農民，在合作化運動初期，如何在事實的教育下面，從猶豫觀望和消極抗拒的態度轉變為積極參加合作社；《葦青河上》寫在抗旱過程中，有的人《靠天等雨》，有的人要《進城拉腳》，但在黨的領導和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帶動下，終於修好了壩，引進了水，保證了春耕，並且在人們的思想上也引起了深刻的變化；《啓發》描寫一個青年美術家，在下鄉體驗生活的過程中，看到一個老農民的俠義英勇的行為，得到了深刻的啓發。

初 春 的 日 子

蔡 天 心 著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廣平路一五五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

永盛協印務局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 號 915

開本 787×1032 耗 1/32 印張 3 13/16 插頁 4 字數 68,000

一九五六年二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二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45,000 定價(6) 0.40 元

目次

青春的日子.....	一
葦青河上.....	二八
感動.....	八一
老楊頭.....	八九
啓發.....	一二三

初春的日子

孫萬福老頭子起來給牲口添二遍草的時候，兒子明山還沒有回家睡覺，用柳枝編製的大門虛掩着。老頭子拌完料，仰起臉來看看天，天上星光閃爍，參星已經爬過東廂房的屋脊，快到頭頂上了。

「這麼晚了，不回家睡覺，還在人家屋裏點燈熬油，儘嘮扯什麼？……真有他的，當了兩天半幹部，就不知道怎的好了，積極的一天頂兩天過，連家都不要了。……」

老頭子不樂意地在心裏想。摸着黑，走回屋，把料瓢和料叉子放在鍋台旁邊的料淺子裏，就又轉身走出來。他想到街裏去看一看，看兒子到底在誰家。他拿定了主意，就側着身子，從大門縫裏擠出來。

他原是紅石崖村一家老貧農，解放前也是房無一椽，地無一壠。老兩口子苦扒苦咽地把兩個孩子拉扯大了，兒子明山是候補黨員，區勞動模範，女兒秀英給了河南樓子口村老崔家，

女婿崔成是個老實厚道的莊稼人，平常不多言不多語的，從來不愛多管閑事，很合老頭子的脾性。

一個多星期以前，明山到區裏受訓去了，說是開黨的會，昨天才回來。一到家，把行李往炕上一撂，就又趕忙跑出去了。眼看着過了「驚蟄」，到「春分」地皮就乾了，糞也應該往地裏送了。當兒子不在家的時候，他用兩天的工夫，自己搓了幾條麻繩，打了一付糞簾子，用小繩綁在車沿廂上，把糞堆帽也點着，燬上了……他一心只等兒子回來，爺倆好動手開糞堆。可誰知兒子對於他幹的這些活計，好像一點也沒有看在眼裏，什麼也不問，不找不回家吃飯，吃過飯，拍拍屁股就又走了。晚上很晚很晚才回家。他有個老脾氣，兒子有什麼事，不告訴他，就是整天在一塊幹活，坐在一張桌上吃飯，他都不會張嘴去問。他時常這樣想，反正他是一家之主，家裏大小事情，還是得他點了頭才算。他的老伴和他一起苦熬多半輩子了，人又善良，又和氣，就是有點愛叨咕，老兩口子因為這，時常頂起嘴來。兒子從小長大，都很聽爹話，沒有對爹駁過一次嘴。他的莊稼活是他爹親手像理順小樹似的理順出來的，無論點種、扶犁、趕車……都是能手；因此，前年兒子被選上勞模的時候，老頭子高興的不得了，他覺得，兒子的光榮，也就是他的光榮，自己年輕的時候，沒有趕上像這樣重視莊稼人的年頭，現在他已經有五十多歲，在舊社會說是「土埋半截」的人了，沾兒子一點光，也就算夠了。媳婦素芳

也很懂事、很孝順，當他從外邊一回家，兩個孫子，總是圍前圍後地叫爺爺。土改的時候，分了房屋和土地，幾年光景，已經把分的一頭牛換成了一驢一騾，去年秋天上場的時候，就又把驢換成一匹騾馬，小日子過得真像一盆炭火似的，又紅火，又和美。

但從明山去年加入組織以後，老頭子感覺兒子似乎有些變樣了，和他說起話來，開口就是黨怎麼樣說，閉口又說是組織的意見，好像越來越不聽他的話了。這使老頭子很生氣，他覺得自己是有點說不響了，兒子已經不聽他支使了，有時心不順，就在背後和他的老伴叨咕，誰知老伴却頂撞他說：

「你有能耐，當明山面說去，別在背後和我瞎叨咕。」

「你以為我不敢和他當面說怎的？像這樣總有一天我和他……我不能這樣受着他的，真要到那個時候，什麼我都不管。……」老頭子說着說着生起氣來。

他越不滿意兒子，就越把心向着女婿，他好像從他女婿身上，看見了自己年輕時候的影子，有這麼個好女婿，真使他從心眼裏往外樂，可是女婿雖好，究竟是外姓，他有時想：「自己要有這麼一個可心的兒子就好了。……」

老頭子很孤僻，他打年輕跟爹種地的時候起，就不愛和人家在一塊插犢，他總感覺自己的傢什使起來順手，也不願人家使喚他的東西；譬如換工鏟地吧，他也不放心，生怕別人給他

把苗留稀了，草鏟不淨，摟一層浮土，就把草壓上了。土改以後，分了地，分了房子，自己獨門獨院，除了推碾子，挨磨，要到別人家去，其餘就誰也不用了。老頭子吃過飯，或者閑着沒事的時候，總喜歡搬條凳子，坐在房簷根底下，嘴裏叨着烟袋，心滿意足地，從這裏望到那裏……真是關上大門，什麼都是自己的。他時常想：就按照這樣，一輩子活到老，也就足夠了。他從來不願意佔人家便宜，也不願意自己吃虧。誰知兒子做事，就偏不打爹心上來，他對兒子去年領頭搞互助組，就不十分樂意，他總感覺得少和人聯系好，多啦少啦，你吃虧，我佔便宜的，都不相當。他常和兒子說：

「咱這日子，別希圖什麼了，你只要好好幹活，一年總會有些餘剩，就這樣守家在業，慢慢地也就發展起來了，別老是三心二意的，登的高，摔的重啊……」

可是兒子就不聽他的話，一跳八丈地非要組織互助組不可，老婆、媳婦全幫兒子的腔，老頭子攔不過，生了幾天氣也只好答應了。會上，大家選明山當組長，老頭子直朝兒子使眼色，可是不知兒子是真沒看見呢，還是裝的，總之，他張嘴就答應了。後來種地的時候，大家因為先種後種，先鏟後鏟，先耩後耩，沒少打嘴咕，誰也不讓份，他當組長的，自己有牲口，只好處處讓人家。到秋後雖然多打了點糧食，但是比起惹的那些氣來，到底犯不上呵。一年來老頭子沒少給兒子洩氣，他總以為兒子碰了一年釘子，也許就能回心轉意了。上場後，一冬天，結

合着購糧，宣傳總路綫，村子裏着實熱鬧了一陣子。老頭子倒是照數賣了餘糧，可是對於會上談的別的事，他是沒有多大興趣的。坐在會場上，心裏總是掛着家裏的牲口、活計，講的是些啥根本沒往心裏去。過了春節，老頭子見還沒人張羅聯組，他高興地心想，要是不聯組，他們爺兩個種地，願意什麼時候種就種，願意什麼時候蹣就蹣，那該多舒心！誰也想不到幾天區上派下來了工作組，村子裏又哄揚起要成立什麼農業生產合作社來。聽說成立了合作社，各家的土地車馬都要夥在一起使喚，這不是眼瞧着打嘍咕嗎？老頭子對兒子白天晚上不着家起了疑心，他估量兒子是鼓搗成立什麼農業生產合作社的事去了。……

村子沉睡在夜的靜寂裏，一片黑漆漆的，老柳樹一動不動的矗立在井台旁邊。在白天，化得南流北淌的滿是泥漿的街道，一到晚上，就又結凍了。車轍溝和牲口蹄印裏，封了一層薄薄的冰稜，腳踏上去，發出一種輕微的折裂的碎響，老頭子沿着街道，一步一步地走着，經過街中心廣場時，他發現了兩道橙黃色的光綫，從趙家西屋的後窗戶上映射出來。他立刻被這燈光吸引住了，一直朝着它走去，跨過結着一層冰的小河溝，越過堆着柴禾垛的場園，在西屋後窗戶外邊的屋簷下站住了。

屋子裏南北炕好像都坐滿了人，大家嘮得挺熱火，許多頭影在窗戶上搖晃着。「原來有這麼些人在一塊開會，我還悶在葫蘆裏呢。」他一邊在心裏想着，一邊側着耳朵聽。

果然，大家正在嘮着成立合作社的事，七嘴八舌地講得正歡。這時，一個高大的黑影站起來，聲音穩重地說道：

「同志們，靜一靜！……根據大家今天晚上的彙報，可以肯定說我們村裏的羣衆情緒是高的，都有成立合作社的要求。現在我們再想一想，還有別的問題沒有。要是沒有別的問題了，那今天的會就這樣決定：辦社！」

老孫頭聽這口音很生疏，心想這是誰呢？末了，他恍然想起：這不就是區上派下來的工作組組長老黃嗎！

「就這麼的吧，我看大家的思想已經醞釀得差不多了，咱們今天晚上就勢把籌備會的人提出來，明天劉支書和明山一起到區上去請求批准吧。」

孫萬福老頭子馬上聽出來，這是副村長王東山，他年紀差不多快近四十了，爲人公正老實，從土改以後，一直當着村幹部。

「那可要等大家都說定才行啊！」說話的是互助組副組長——打頭的夏金斗：「要是區上批准了，咱可就不能再縮脖子啦！」

「縮脖子啥話呢？誰還能够拿這件事兒開玩笑？難道說你這個舊社會窮打頭的還三心二意嗎？」

「我倒沒啥，可是咱互助組裏，也不能都像我這樣的呀！」他停了停，才又接下去說：「咱得先說好，要不到時候，我們都入了，人家有車有馬的不幹了怎麼辦？就說明山吧，我看他家二叔就不一定樂意。」

孫萬福聽見有人提到自己，不由心裏一動，趕忙把手放在耳朵後面，使勁擋着，很怕把一個字漏掉，只聽得副村長于貴說：

「二叔不會有什麼，明山回家動員動員，那還不一說就得。怎麼樣？你還沒和他老說嗎？」

「那可不一定！二叔那老腦筋我看不是一下子打得通的。」接着有幾個人小聲地議論起來，屋子裏顯得很亂，隔了一會，一個人輕輕地打掃着嗓子，用清亮的聲音說話了，孫萬福一聽，就知道是兒子明山，只聽他說：

「我家的事情好說，不用大家掛心，我爹包在我身上，我說行就行。」

「是啊，二叔那個人，越商量越不行，到時候和他一說，就拉牲口入社，牲口是他命根子，把牲口拉進來，他不入也得入，何況兒子又是頭行人……」

老頭子越聽越有氣，原來兒子正是背着他在進行建社的事，而且在說到那時，就好像家是他當的一樣，一口就說死了，連點餘地都不留，他沒有看見過這樣做兒子的，眼睛裏好像沒

有他這個爹了，連商量都不和他商量，把他蒙在鼓裏，到時候硬拿鴨子上架，這像什麼話？老頭子真想一下子衝到屋裏去，給他一個下不來台。但一想，當着大家面前，給兒子難看，也不好，只得忍氣吞聲，抹轉身走了回來。

「你說了算啦！你把你爹都包下啦！我還活着，你眼睛裏就已經沒有我了。什麼都背着

我幹，好，你當家啦！」

老頭子回了家，一頭倒在炕上，越尋思越窩火，睡不着，他就接二連三地抽烟，在心裏拿着主意：「怎麼辦呢？難道他可以裝做不知道，等着他們硬拿鴨子上架嗎？還是出面去攔擋他呢？兒子的翅膀已經硬了，說不服他了，這件事大伙贊成，又有區上做主，現在攔擋怕也不行了。和他分家吧，又捨不得兩個孫子，老伴也不會跟他出去，再說，他也怕人笑話。把車趕出去拉脚吧，他又不太熟悉，左思右想，一時拿不準主意，最後，突然想起他的女婿崔成來，於是，老頭子好像從他的身上，找到了自己的出路，他這樣在心裏決定着：「要入社你入，我把牲口趕到河南去，他正好僱不起牲口，我不能扯一條腸子，只顧你這一個兒子，我還有女兒女婿和外孫呢，女婿雖然外姓，可女兒總是我親生的！我把車趕走，讓你自己去，何必叫你硬牽着鼻子走？哪裏不能吃一碗舒心飯？……你小子有本事，看你怎麼撲蹬去吧！……」

老頭子想得迷迷糊糊的，正要睡去，突然，街道上響起一陣脚步声，接着，門輕輕地吱吱

響了一聲，這是兒子明山回來了。

二

第二天，吃過早飯，明山打點着要出去，老頭子實在有點兒憋不住了，就劈頭問兒子說：

「你又上哪去？」

「我上區。」

「你上區去幹什麼？家裏的活都扔着不管了嗎？」老頭子壓着一肚子的火說。

「我上區找區長合計點事兒，家裏的活先不忙，等我今晚上回來再說吧！」兒子看爹這樣問，本想趁此機會和爹說說要成立合作社的事，但又恐怕一時說不清楚，就有意推脫着說。

「你上區合計什麼呢？別當我不知道，你在背地裏咕唧成立合作社的事。依我說，你就別起這份高調吧，互助組還打吵子呢，還搞合作社？我看就不行。你別聽大伙在會上瞎嚷嚷，要到事情頭上，就又都摺在你身上了。咱們犯不上得罪那份人，依我看，你哪也不用去，好生在家幹點活。」老頭子強硬地說。

明山原沒想到爹會這樣攔擋他，因此只好把事情向他明說了，最後，他解釋着說：

「人家現在很多村子都建立合作社了，咱村子大家也都贊成組織社，難道咱當幹部，當

黨員的能看着不管嗎？」

「看人家？看瓜吃不得！人家的人比咱們村子的人強，咱村子就不行，不說入社要自願嗎？要你白天晚上去勸人家幹什麼？好道就讓人家自己走得了唄！何必說來說去的？我說不行就一定行不了！」老頭子肯定地說。

兒子看爹那個樣子，心裏也有點兒不耐煩了，他最近對他爹也是憋了滿肚子的意見，因此就頂撞他說：

「爲什麼人家行，咱們就不行呢？不都是一個樣的莊稼院嗎？我就不信，我看，事在人爲，什麼不行？我的主意咱也應該參加合作社，要每個人都各顧各，自己瘡疤好了就忘了疼，翻了身就忘了本，參加互助組怕吃虧，參加合作社又怕人家佔便宜，個個人都有私心，就是多嘴也到不了社會主義！」

「你說誰忘了本？你說誰有私心？」老頭子一聽，兒子的話簡直不是味兒，「忘本」、「私心」這些字眼兒，像魚刺似的扎到他的嗓子眼上了，他撂下臉來說：「你說你自己的爹嗎？你爹忘了什麼本？有什麼私心？你說說看吧……我除了爲你們，還給誰累呢？我還能活上幾年？我哪一點能帶到棺材裏去？好！你是幹部，我攔不了你，你弄去吧，別耽誤你小子出息。」老頭子說着，一甩袖子就怒冲冲地走到院子裏去了。

兒子因爲昨天晚上已經和劉支書約好，兩個人今上午一同到區上去。因此，也顧不得再向他爹多解釋，就披上衣服走了出去。

孫萬福憋着一肚子氣，在窗子外面的台階上蹲了好一會。

「好，說我有私心，就算我有私心吧，」老頭子難過地想：「我也算看透了，跟你這樣沒情沒義的兒子，到多咱也落不出好來了，兒大不由爺，翅膀硬了，……我又何必和你憋這份氣呢？離開你還不是一樣活着？」他看着兒子大模大樣地走了出去，他的決心也就下定了。他把車套整理好，又到廂房裏裝了一蘆包草和一口袋料，扔到車上，把轅馬和穿套騾子都套上了，然後，走回屋把腰帶繫上，抄起掛在門後的鞭子，往外就走。媳婦素芳看出公公是賭氣套車，就低聲和婆婆說了，老太婆連忙走到院子裏，問他到哪裏去，老頭子氣哼哼地回過頭來，回答說：

「我到河南去。」

「到河南幹什麼？這時候，……你不是收拾好車套，打算往地裏送糞的嗎？」

「糞我也不送了，愛怎的就怎的吧，我也說不了啦！我到河南老崔家看看去。」

老頭子一揮鞭子，大車就走動起來，他跳上裏跨轅，像怕誰阻擋他一樣，很快就把車子趕出門去了。

道路是泥濘的，猛烈的東南風吹着，山坡，壑崖，所有背陰地方的雪都化淨了，田地像睡醒了一樣，把黑褐色的胸膛，朝向天空舒展着，彷彿只要你把種籽洒下去，它就會發芽滋長了！老頭子一邊望着，一邊在心裏想：

「是該送糞的時候了，……這要是遇見熟人，問我趕車往哪裏去？我可怎樣說呢？」他不只一次地把牲口吆喝站住，想抹車回去，但一想到兒子那個樣，他就又揮動着鞭子趕着車，向前走去了。

風從路旁的樹林中吹過，像小河的流水似的，嘩啦啦地響着。楊樹的嫩綠色的小枝桠在互相磕碰着，喜鵲在樹林裏邊喳喳地叫喚，一隻老烏鴉從路邊上飛過去，太陽照着，牠那烏金一樣的黑色的翅膀在風裏閃動着，牠孤單的漫聲地叫着，高高地飛起來，最後，彷彿無力地落到遠處的高壓電綫的鐵架上了。

老頭子一陣心酸，他感覺自己有點像那隻孤單的老烏鴉，也不知是被風颳的，還是怎麼的，他突然流下眼淚來了。

一個黑石的斷崖看看走近了，打從斷崖下面走過去，前面不遠就是三岔路口，一條通向河南樓子口村的大車道，一條是通向縣城去的大馬路，孫萬福老頭趕着車，剛剛走到黑石崖下面，就在拐彎的地方，看見了一個穿青布棉襖褲的婦女，懷裏抱着一個孩子，迎面走來。她

的背後還跟着一個七八歲的孩子。當老頭子一眼看出是自己的女兒秀英來時，他一下子怔住了，他連忙把牲口吆喝住，一邊跳下車，一邊心裏暗想道：

「我正要到她們家去，她怎麼就來了呢？不是出了什麼事吧？」

等秀英走到跟前，向他問好的時候，他望着女兒問：

「秀英，你這是到哪兒去？是回家串門來嗎？」

「是呀，」秀英一邊招呼着站在身後的鎖柱過來行禮，一邊輕輕地回答說。她用眼睛向着爹的臉上望了望，帶着一種說不出來的難過，嘆着氣說：「一家子四口眼看就快要沒吃的了，不回來怎的？」她停了停，用手掠了一下被風颳到臉上的髮絲，慢慢地訴說起來：「要看頭幾天，你女婿今年地恐怕都種不成了。去年剩點吃糧，一正月，頂幾筆零星債，都讓人量走了，連種籽都沒有剩下。這十來天，就靠着區上發下來的一點救濟糧活着。你女婿這兩年跌觔斗打把式的，沒少吃他二大爺崔興漢的虧，去年和他換工搭頓，也沒有轉蹬過他；年前，他又露出口風來，說要典我們分的那幾畝地，算活契，一兩年有錢還可以往回抽，你說他？他還像傻子似的相信人家，一口一個二大爺招呼人家，可誰知人家早就掂奪上他啦！一正月，你女婿把嗓子都憋啞了，好說歹說，把十幾條壩的園子抵給了他，過去我怎樣說也不信，直到現在，他才算明白過來。……」